

故事新编

烈火大战歌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J247.8
68

怒 捣 大 成 殿

抚顺市革命委员会宣传组 编
抚顺市总工会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一九七五年·沈阳

怒 捣 大 成 殿

抚顺市革命委员会宣传组编
抚顺市总工会印制

怒 捣 大 成 殿

(故事新编)

抚顺市革命委员会宣传组 编
抚顺市总工会

*

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丹东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7 3/4

字数：16,000 印数：1—100,000

1975年4月第1版 1975年4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090·127 定价：0.08元

柳 目 录

柳下跖斥孔	(1)
陈胜、吴广起义	(6)
怒捣大成殿	(10)
官禄布风云	(18)

多人，惊呼一齐，奴仆当面向他跪拜，奴隶们欢呼鼓舞，踊跃参加。

这一年春天，柳下跖率领着起义大军，一连打了几个大胜仗，擒杀高高，开进了鲁国的边界，在泰山的南面选了一块好地安营扎寨。这天柳下跖睡觉已毕，回到军帐，正在和弟兄们商讨军法，忽然，守门的一个卫士进来报告：

“大哥，门外来个自称丘丘的老头要见你。”
柳下跖一听就火气了：“孔丘！不就是鲁国那个孔老二吗！这家伙是个到处惹事的丧家狗，阴谋害人的巧伤人。他今天上这儿，是替鬼雄给鸡拜年——没安好心，你告诉孔老二，他不端而食，不织而衣，整天要喝咸水，胡说八道，看什么鬼礼，讲孝道，招摇撞骗，欺世盗名，罪大恶极。我不见他，赶快叫他给我滚回去！”
“是！”卫士出去不多一会儿又回来了，
“大哥，孔老二送死化死皮赖脸的不走，非要是你不

柳下跖斥孔

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末期，那时候天下大乱，腐朽的奴隶制已经摇摇欲坠，奴隶们再也不能忍受奴隶主的残暴压榨和血腥屠杀，纷纷起来造反。柳下跖就是在当时鲁国和齐国一带领导奴隶起义的杰出领袖。这位英雄身高体壮，膀大腰圆，为人刚毅，敢做敢为。他率领的奴隶起义大军，有九千多人，所到之处，奴隶主闻风丧胆，抱头鼠窜；奴隶们欢欣鼓舞，踊跃参加。

这一年春天，柳下跖率领着起义大军，一连打了几个大胜仗，浩浩荡荡，开进了鲁国的边界，在泰山的南面选了一块好地势安营扎寨。这天柳下跖练兵已毕，回到军帐，正在和弟兄们商讨兵法。忽然，守门的一个卫士进来报告：

“大哥，门外来个自称孔丘的老头要见你。”

柳下跖一听就来气了：“孔丘？不就是鲁国那个孔老二吗！这家伙是个到处乱窜的丧家狗，两面三刀的巧伪人。他今天上这来，是黄鼠狼给鸡拜年——没安好心。你告诉孔老二，他不耕而食，不织而衣，整天耍嘴皮子，胡说八道，什么复周礼，讲孝悌，招摇撞骗，欺世盗名，罪大恶极。我不见他，赶快叫他给我滚回去！”

“是！”卫士出去不多一会儿又回来了：

“大哥，孔老二这家伙死皮赖脸的不走，非要见你不

可！”

柳下跖沉思了一会儿，说：“好吧，既然送上门来了，今天我要好好教训教训他，叫他进来！”

卫士传出话去，不多时，孔老二就一溜小跑进了军帐。大伙一看，孔老二这个长象可太难看了，挺长的个子水蛇腰，细长脖子扁脑袋，满脸是土，就象刚从灰堆里拣起的一个干巴葫芦。他的后边跟着两个徒弟——颜渊和子贡，也都是满身尘土。

这孔老二紧走几步，双拳一抱，向上拜了一拜。斜眼向上一瞅，只见柳下跖身强力壮，神色威严，腰悬宝剑，坐在当中，两眼炯炯发光，象利剑一样看着他。孔老二作贼心虚，一见这架势心就乱跳起来。只听柳下跖大喝一声：“孔丘，你这个巧伪人来干什么？”孔老二伸长了脖子战战兢兢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将军威震四海，天下闻名，我孔丘特来此地拜见将军，真是三生有幸，想与将军共议大事。”柳下跖对孔老二这一套油腔滑调，实在是十分厌恶，大声喝道：“你不要跟我转弯抹角，有什么话，你就直说吧！”孔老二哆嗦了几下，定神一看，他的两个学生吓得面如土色，正瞅着他哩！孔老二眼珠一转，皮笑肉不笑地说：“我孔某虽不才，但通晓古今，深知天下有三种美德：一曰生来身体健壮高大，美好无双，不管老少贵贱，人皆喜之，谓之上德；二曰上通天文，下知地理，能够识别万事万物，谓之中德；三曰为人勇猛果敢，聚众率兵，谓之下德。任何人只要具备其中一德者，就足以称王。而将军身兼三种美德，却偏偏要率领奴隶造反，被别人称为盗跖，我都替将军可惜，感到不值

得。将军要是能听我良言劝告，使刀枪入库，马放南山，天下太平，众人安居乐业，回家团聚，不忘孝悌之道，祭祀自己的祖先。那么，我孔丘甘愿给你当使者，南面到吴国、越国，北面到齐国、鲁国，东面到宋国、卫国，西面到晋国、楚国，让他们给将军建造一座大城，给你数十万户，方圆几百里的领地，加封将军为诸侯，不知将军意下如何？”

柳下跖听到这肺都要气炸了，拍案而起：“孔丘！你这个家伙，做梦都想消灭奴隶起义。你睁开眼看看，我柳下跖是什么人？我们这帮兄弟是什么人？你妄想用荣华富贵那一套引诱我；用功名利禄欺骗我；让我们永远当奴隶，这是枉费心机！告诉你，你所说的这些，正是我们所反对的，你的如意算盘，永远不能如意。”

孔老二一听这话，霎时面色苍白，无言以对。但孔老二这个家伙，毕竟是个狡猾之辈，无赖之徒，眼珠一转，干咳了两声，拉长了声调，岔开话题说：“不管怎么样，我孔某认为聚徒数千，图谋不轨，犯上作乱，总不能说符合仁义忠恕的文武之道吧！”

柳下跖一听哈哈大笑，手指孔老二的鼻子说道：“什么叫‘仁义忠恕，文武之道’，这都是陈词滥调，害人之道。你讲‘仁义忠恕’，为什么给你的主子出谋划策，血腥镇压造反的奴隶？你这个自称天生的圣人，周游列国，到处碰壁，老鼠过街，人人喊打。你在鲁国，两次被赶了出去；在卫国，把你当瘟疫，你走后，脚印都被卫国人抹掉；在宋国，你在大树下聚众讲学，宋国人一发火，把那棵大树也砍倒了；在郑国，你蹲在城门下，被人骂做丧家狗；在齐国，你出尽丑

态，险些丧命；在陈、蔡两国之间，你被围困了七天七夜，差点没被困死。老百姓早把你看透，你是个口讲‘忠恕’好话说尽，坏事做绝的大骗子手，是奴隶们的死对头！”

孔老二听到这，吓的浑身发抖，直往后稍：

“请……请……请将军息怒，将军息怒。”

柳下跖一跺脚站了起来，“嚓”的一声抽出宝剑：“孔丘，你往前来！我还要问你一句话，你方才还胡说我是‘盗跖’，咱俩今天倒要论一论谁人是贼，哪个是盗！你一不会种地，二不会织布，吃的穿的都是哪里来的？我们奴隶成年累月，累断腰骨，饿断饥肠，不是遭毒打，就是遭屠杀，王公贵族死了还要把我们这些成百上千的奴隶抓来殉葬，这不是比贼盗更残暴吗？如今，我们奴隶起来造反，为的是天下奴隶有饭吃，有衣穿，这是盗贼吗？你孔丘为虎作伥，到处替那些吃人肉，喝人血的奴隶主摇唇鼓舌，讲的都是些混账话，做的都是些骗人事。你花言巧语，行动虚伪，到处钻营，窃取富贵，我看，你孔丘才是天下最大的盗丘！来人哪！把这条老狗给我赶出去！”

在场的弟兄们感到无比痛快，群情振奋，手握刀剑，一涌而上。此时此刻孔老二吓得魂不附体，“扑通”一声跪倒在地。士兵们不容分说七手八脚，连推带搡把孔老二赶出门外。

军营里一片欢腾！

再说孔老二，被他的两个学生驾着上了破车，他的脸色苍白象死人一样，紧靠着车前扶手，浑身哆哆嗦嗦，耷拉着脑袋，只觉得胸口堵得慌，喘不上气来，两眼发黑，什么也

看不见了。

突然，乌云翻滚，狂风大作，电闪雷鸣。刹时间，倾盆大雨哗哗地下来了，再看孔老二师徒三人在破车上龟缩一团，好不狼狈！这真是丧家犬，变成了落水狗了。孔老二无可奈何，对天哀叹：“吾道穷矣！”就是说没人听他那一套了。

这就是两千多年以前，有名的奴隶起义英雄柳下跖，痛骂孔老二的故事。两千多年后的今天，孔老二的忠实信徒林彪，又再三挥舞“克己复礼”的破旗，妄图开历史倒车，复辟资本主义。因此，我们必须掌握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这个锐利武器，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，夺取新的更大的胜利！

（房洪山 改写）

陈胜、吴广起义

公元前二百零九年，在我国历史上发生了以陈胜、吴广为领袖的农民大起义。这次大起义爆发后，立刻得到广大贫苦农民的热烈支持，发展异常迅速，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接连攻下五座县城，拥有步兵近十万、战车近千辆、骑兵一千多名。在攻下陈县之后，起义军共举陈胜为王、吴广为副王，定国号为张楚。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政权就这样诞生了。

那么，这次大起义是怎样发生的呢？还得从头讲起。

在公元前二百二十一年，秦始皇统一了六国，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。当秦王朝建立的前后，社会上充满着复辟与反复辟、前进与倒退的激烈斗争。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杰出政治家秦始皇，坚定地推行了一条尊法反儒、厚今薄古的路线，从政治、经济和文化方面，实行了一系列的革新措施，对我国古代社会由奴隶制度转变为封建制度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。但是，由于受到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，也决定了秦始皇必然对农民进行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，特别是对奴隶主阶级的复辟势力镇压还不彻底。所以，在他统一六国不久死去之后，隐藏在他身边二十多年的奴隶主贵族代表赵高，乘机用阴谋手段立秦始皇少子胡亥为二世皇帝，篡夺了政权，立刻改变了秦始皇的法家路线，极力推行“兴灭国、继绝世、举逸民”的反动纲领，大搞反革命复辟倒退活动，杀

害了协助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法家代表人物，大赦反革命罪犯，加重对农民的赋税，扩大徭役，大量征发贫苦农民去服徭役，造成广大农民家破人亡，重新沦为奴隶。

哪里有压迫，哪里就有斗争。广大农民不堪秦二世、赵高的反革命暴政的压迫，于是就爆发了陈胜、吴广起义。这次大起义不仅点燃了推翻秦二世、赵高的反革命统治的熊熊烈火，也是一次激烈的反孔斗争。

这年的七月间，从淮河流域向北走来一支去服徭役的农民队伍，这支队伍约有九百多人，其中为首的两个人，一个叫陈胜，一个叫吴广。陈胜也叫陈涉，是阳城人（现在的河南登封县），吴广也叫吴叔，是阳夏人（现在的河南太康县）。他俩同其他九百多人一样，都是贫苦农民，都有一本血泪斑斑的家史，都是被抓去到千里之外的渔阳（现在的北京市密云县西南）去戍守。当他们走到大泽乡（现在的安徽省宿县西寺坡）时，遇上了连绵大雨，道路被水淹没，不能再走了，眼见得不能按期到达渔阳。接着秦二世、赵高定的法律规定，误期就要处死。怎么办？被抓来的人你问我我问你十分忧虑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陈胜同吴广商量说：“到渔阳是死，逃跑也是死，只有发动大伙起来造反，才有生路！”两人计议已定，立即分头在伙伴中进行秘密串连，约定了暗号，一举杀死了押队的秦朝将尉。陈胜对大伙说：“弟兄们！咱们路途中遇到了大雨，势必耽误了到渔阳的日期。误期到达就要杀头。就是万幸不杀头，到那守关，十有六七也要送命。咱们死要死得有价值，决不当孬种。难道王侯将相都是天生的贵种吗？咱们再不能上当受骗了，起来造反打天下

吧！”九百多贫苦农民弟兄听了这话，觉得有理。齐声回答道：“好呀，干吧！”于是，大伙砍木棍当武器，用竹竿挂旗帜，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农民起义就这样轰轰烈烈地爆发了。

起义军在陈县建立政权之后，革命形势越来越好。这时候，那些早被秦始皇打下台去的原六国贵族和反动儒生，要借起义队伍作掩护，来进行复辟活动，就纷纷钻进了起义队伍。原魏国的反动儒生张耳、陈余两人，就是这类跳梁小丑。他们钻进起义队伍以后，拚命反对陈胜为王，鼓吹重新扶植六国的后代，让被打倒的奴隶主复辟势力重新上台。这一阴谋被陈胜吴广当场揭穿，他们一计不成，又生二计，绞尽脑汁，又想出一个人来。谁呀？俗语说：鱼找鱼，虾找虾，两个乌龟找个癞蛤蟆。这个人就是孔老二第八辈孙子孔鲋。

这孔鲋的老子，当过魏国的宰相。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以后，孔鲋这个家伙怀着“克己复礼”的鬼胎，钻到阴沟里藏了起来。他抗拒秦始皇的焚书命令，把他老祖宗孔老二家传的“春秋”、“论语”等书简藏在夹壁墙里，伺机反扑。

经过张耳、陈余的引见，孔鲋在陈胜帐下，当了一名博士官。

话说这一天，陈胜、吴广召集会议，商讨农民起义后施政大策，弟兄们争先恐后发言，献计献策。陈胜、吴广不断点头。这时候，孔鲋觉得时机到了，便象一条泥鳅似的从人群后边挤了出来，到陈胜面前，面带三分笑，扫地一躬：

“博士孔鲋拜见大王。”

陈胜瞥了孔鲋一眼：

“孔博士，你有何高见哪？”

孔鲋躬着虾米腰又往前凑了一步，小声说：“大王，你现在自立为王，不知道怎样才能保住王位，完成‘反秦’大业？”

陈胜听出这小子话里有话，就故意反问一句：“你说呢？”

孔鲋眼珠一转：“大王恕我直言，我家祖先孔圣人说过：‘一日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焉。’当今天下大计，必须效法先王，谨尊圣训，兴灭继绝，以为政首。若依卑人之见，只有起用六国后裔，才能保住王位，完成‘反秦’大业。”

陈胜问：“你是说立六国国君后代？”

孔鲋从嗓子眼挤出一句话：“是，重立六国的后裔，分封割地，一律封王。不这样做，天理难容啊！”

陈胜面对这个跳梁小丑，怒目圆睁，指着孔鲋的鼻子痛斥道：“六国国君的后代，我不能分封；过去的国王，与我有什么相干？我们是自己举旗起来造反的，根本不属于周朝管，怎么能效法先王，恢复‘周礼’呢！”

陈胜义正词严，针锋相对，驳得孔老二的孝子贤孙狼狈不堪。

孔鲋不甘心，又说：“望大王三思呀……”

“滚！”陈胜一声断喝，孔鲋吓的出了一身冷汗，连滚带爬跑了出去。孔鲋一伙妄想复辟奴隶制度，恢复秦朝以前那种诸侯割据，各自为王的阴谋没有得逞。

陈胜、吴广的农民起义大军，冲垮了奴隶主复辟势力的阻碍，以陈县为中心，派出十万主力大军，向秦都咸阳冲去。

(富文舜 编写)

怒 捣 大 成 殿

在明朝正德六年，霸州的一支农民起义军攻州夺县，所向无敌，直杀得地主土豪闻风丧胆，贪官污吏四处逃窜。这年二月，起义军打进了山东兗州府境内，霎时间泗水两岸燃起了革命烈火。以前受压迫、受剥削的穷哥们，抬起了头，挺起了腰，眉开眼笑，奔走相告：

“好喽，好喽！咱们的‘刘六、刘七哥’来喽！”

就在这种人心振奋的议论声中，一支千人马队，象疾风骤雨一般，朝着孔老二的家乡曲阜奔来。哒哒哒，马蹄起落，雪水四溅；唰唰唰，战旗飘摆，映红蓝天。那马，匹匹四蹄生风，那兵，个个精神抖擞；你看，这些北方健儿，头裹红巾，腰束草绳，手里捋着马缰，背后斜插着明晃晃的红绸大刀，真是威武雄壮。

在马队的前头，打着一面“刘”字牙边帅旗，旗下三员战将并马而行。这三人是谁呢？左边的那位，骑一匹银白色的骏马，背一张漂亮的鹿角长弓，他身高膀宽，浓眉阔额，一双明亮的眼睛，让人一看，就知是个能征善战的将领。他，就是驰名千里的神箭手、被人称为“小七哥”的起义军领袖之一——刘七。中间的那位，身穿短袄大氅，骑一匹红鬃烈马，面目很象刘七，他是大帅刘六。右边骑黄骝马的，是军师赵燧。他是文安县的一个读书人，刚刚参加起义军。因

为他念过几天孔老二的黑书，对打曲阜，捣孔府，心里还有些疙瘩。所以，虽然他催马跑着可嘴里还在叨咕：

“去打这历代闻名的‘圣地’，会有损起义军的名气。”

刘七一听，当时就问他：“燧老哥，你真是念了两天书，反倒念糊涂了！这孔府比官府还要坏，你知道吗？”

大帅刘六也说：“小七说得对。孔府满口‘仁义道德’，一肚子男盗女娼，那是披着人皮的恶狼！”

赵燧听了，半信半疑。就在这时，突然远处传来喊声：“小七哥！刘大帅——”

还是刘七耳灵眼快，他用手一指：“哥，你快瞧！”

刘六放慢马步，顺着刘七手指的方向望去，只见从山上跑下来一个人。他把手一摆：“停！”

千匹战马，当即站了下来。

那人来到跟前，楞头楞脑地问：“谁是咱‘小七哥’？”

刘七见他破衣烂裤，就知是个穷哥们。他回答：“俺就是刘七。老乡，打哪来？有啥事？”

那人猛扑过去，抓住了刘七的马缰：“‘小七哥’，快打进孔府，为咱穷人报仇哇！”

听说是曲阜的农民，起义军呼啦一下子围了上来，问长问短。

那人说：“我叫孔茂，是孔府的佃户。听说起义军来了，孔府和县府强迫我们庙户、佃户为他们守城，谁要不干，就杀谁的全家。我是冒着生命危险跑出来的。”

刘七翻身下马，拉起孔茂的手：“老哥，咱正要去打孔府，为穷苦人伸冤、报仇，你肚子里有啥苦水，全倒出来

吧。”

孔茂看看周围一张张饱经风霜的脸，一双双十分亲热的眼睛，心情万分激动。他“唰”的一声扯开破布袄，露出了胸前的一道道伤痕，新仇旧恨一下子涌上了喉头：

“看！这就是孔斋这个活阎王打的。去年，俺到孔府交粮，谷子一粒不欠，可孔斋硬说不够，说俺对‘圣人’不敬，把俺抓进公堂打得皮开肉绽，还要夺俺家的两亩碱地，俺娘不给，一阵乱棍，俺娘被他活活打死了……”孔茂说着，鼻子一酸，热泪顺着两腮流下来。

刘七听了，气得双眼冒火，他转身问赵燧：“燧老哥，你说，曲阜这个‘圣地’该打不该打？”

赵燧脸色一红，说：“该打。”

“孔府该砸不该砸？”

“该砸。”

“这就对了。”刘七转身又问孔茂，“城里有多少人马？”

孔茂回答：“守城人虽多，可大多是咱穷百姓，谁都恨孔斋。只要外边一打，里边就要造反。”

刘六说：“小七，赶快进兵！”

刘七对起义军说：“弟兄们，上马。午时以前拿下曲阜！”

众人一齐响应：“捣碎孔府，活捉孔斋！”

故事讲到这里，可能大家要问：这孔斋是个干什么的？孔斋是孔老二的后代，是当时“衍圣公府”的府主兼曲阜知县。这个家伙，是罗锅腰，葫芦头脑袋，蜡黄脸，

八字眉，称铊鼻子上边镶着一对三角眼。说起话来，嘴唇未动，鼻子先哼，一发脾气，脸色铁青，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。他听说起义军要打来的消息，把他吓坏了，当即紧闭城门，并命令衙兵、家丁押着百姓日夜登城防守。这还不放心，他又派心腹带着密信去兗州知府求救，请监司派兵保护“圣地”。可是他哪曾想到，送信人一出城，就被“小七哥”抓住了。孔斋这个狼心狗肺的家伙，正做着美梦，他趴在“大成至圣文宣王”孔老二的泥胎塑像下磕头祈祷呢，嘴里嘟哝着：“先圣深知‘小人不知命而不畏也’，如今穷小子们真的造了反，望先圣保佑圣地，保佑后裔，保……”

这第三个“保”字刚刚出口，一位家丁突然跑来，战战兢兢地报告：“老、老、老爷，不好啦，刘六、刘七他们把、把县城包围啦！”

“啊？怎么来得这样快！”孔斋顾不得再磕头，急忙哆哆嗦嗦来到城上，趴在垛口中往下一看：只见旌旗遍野，人喊马叫，起义军已经布好了攻城阵势。吓得孔斋腿软筋酥，他情知不妙，贼眼一溜，计上心来，忙命令兵丁升起一面白旗。又从衣兜中掏出一封早已备好的书信，叫家丁用箭射下城去。

刘七正在纵马观城，选择攻城路线，猛然听得城上弦响，他把马缰绳一抖，跃马向前，一伸右臂，“噌”，接住了那支飞箭。拆书一看，是孔斋的求和信，要求罢兵休战，不由心里好笑，急忙回马将信递给刘六、赵燧。刘六看了，没动声色，可赵燧却忍不住了：“只要他不再作恶，饶他这回也可。”